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九

目錄

周瑜定計破曹操
周瑜三江戰曹操
群英會瑜智蔣幹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九

晋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来。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赶来。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

筏。放火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揮動三軍。盡至新野。漫山塞野。下住寨柵。操教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定。縱兵微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一縣盡起兵。二縣生靈爲虀粉矣。不如先使人

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使事急來降。則荆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荆襄之兵。可圖江南也。曹操曰。善。可使誰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見在軍中。何不命他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柰何。曄曰。庶若不來。貽笑後世。使之勿疑。喚徐庶至。操曰。吾本欲踏平樊城。柰憐衆百姓之命。汝可往召安劉備。如肯來歸降。免罪賜爵。如若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

汝忠誠。不疑使之。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已畢。庶曰。操使某來。乃假買民心。操之奸計也。某若不還。必惹萬人之笑恥。庶遂又告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盡此方寸之地也。今老母已喪。方寸亂矣。無益於事。某至操所。終身不與一謀。公有卧龍之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乎。今操欲分八路之兵。塡平白河。來攻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辭別而去。玄德與

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爲上計。玄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去江岸准備船隻。孫乾。簡雍二人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號哭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乃說劉備等並無降意。操大怒。

差五萬軍。去填白河。分八路軍。剋日進兵。却說新野樊城百姓。聽得大軍只在後面。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扯住。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顧那百姓未渡者。指南而哭。玄德急差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邊大呼曰。賢姪劉琮。

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疑心。可快開門。
報劉琮。劉琮懼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得知
劉備喚門。遂來敵樓上叱之曰。左右與我亂
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忽後城中
一將。黙然跳起。引數百人。遂上城樓。来殺蔡
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九尺。面如重棗。目似
朗星。如關雲長模樣。武藝獨魁。江表義陽人
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延大呼曰。劉使君。乃仁
徳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賊。以圖爵祿。非義士

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張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姓。飛因城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爭奈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間。一將飛馬引軍而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安敢乱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聘。字仲業。乃荊州之大將也。挺鎗躍馬。直取魏延。兩下軍

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矣。孔明曰。江陵乃荊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戰文聘。從巳至未。手下人皆折盡。匹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趕。魏延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有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

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道路之傍。偶見劉表墳墓。玄德引衆將拜於道傍。痛哭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望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赶来也。可不速行。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衆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

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

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後宋賢詩曰

同難甘心隨百姓。願恩揮淚動三軍。襄陽
官道興兵日。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將傍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至。
可遣雲長速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可起兵來
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修書使雲長孫乾引
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令益德斷
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管顧百姓而行。走十
餘里。後歇。卻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廝殺。
殺死千萬餘人。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

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密告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願君奮整奇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曹。則威震天下。坐而虎視。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主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

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住。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太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闘艦艨艟。大小戰船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管領。操加蔡瑁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

日。希望爲荆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謟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手。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便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操

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遂拜堦下。操喚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也。（異度乃蒯越字也）遂加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傅巽為關內侯。王粲為關內侯丞相掾。以十五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江陵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拜

辭而去。與蔡夫人同往青州去。只有故將王威。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百騎。赶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行不數程赶上。曰。奉丞相令。教殺汝。蔡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全家被于禁殺了便回。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搜尋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江內隱

避也。操深恨之。言襄陽既定。劉玄德已去二十餘日。荀攸進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公不早言。孫已忘矣。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皆無文聘。使人尋之。方纔來到。操曰。你來何遲。聘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豫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至如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操愴然

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關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蹅操問左右此時劉備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同百姓日行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選精壯五千軍馬速即前去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違令者斬諸将得令都来選揀好馬鎧甲拴束已了曹操自騎戰馬帶領軍中能爭慣戰五千人一齊上馬自監督衆將星夜趕來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長阪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一夜赶上玄德。令如風火。誰敢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一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信。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今公一往。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

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應允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沖天。平遮紅日。無半點光彩。耳邊只聞嚎啕之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傳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棄百姓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恐棄之。雍曰。主公戀而不棄。禍不遠矣。便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縣。這座山。名為

景山。玄德曰。只就此山住扎。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操率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忽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救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回頭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長阪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角去。背

後許褚趕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騎。遮邏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纔歇馬。喘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戀我。遭此大難。吾家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正悽惶嚎啕之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跪於馬前。口言反了。常山趙子龍也。投曹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

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投曹操以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他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他引軍投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兄弟親去尋他去。如撞見。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雲長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此玄德知人為哲處張飛與衆將

跟我来。只有二十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了。原来張飛常要鞭撻軍士愿跟者少張飛引二十餘騎。同至長阪橋。此橋皆是木植非石橋也張飛回看橋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計。衆人作細事教從者二十餘騎。却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只在樹林内往來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當五百人。飛自横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説。趙雲自四更軍至。與曹軍厮殺。往来在曹軍陣内衝突。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家眷

二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從。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覔。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抛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走。不計其數。屍横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卧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急問曰。曾見主

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赶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雲曰。隨騎有馬。借一匹來。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寧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侍而去。雲引軍望長阪坡而去。忽一軍大叫將軍之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下

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纔見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望南赶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結而去。趙雲大叫曰。中間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見趙雲放聲大哭。雲滚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糜夫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

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首姓發喊。又撞一枝軍来。趙雲綽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是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寳刀。又有千餘軍跟着。乃是曹仁部下徤將淳于導。拏住糜竺。正要送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来迎。只一合剌導於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下馬二匹。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開大路。直送到長阪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

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跟尋不見主母。因此落後。安敢反耶。張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干休也。趙雲曰。主公安在。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便不荅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倒於馬下。從者奔走。那負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

人夏侯恩。原来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教夏侯恩佩之。倚天劍鎮威。青釭劍殺人。夏侯恩以為無敵之處。乃撇了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劍。視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聽後軍已到。看時馬步官軍漫山遍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殺害老小。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頭觀之。將士漸漸消消。又殺一陣。只

剩得孤身。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面前墻缺内坐的。趙雲慌來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壞矮墻。糜夫人抱着三歲幼子。坐地上而哭。趙雲慌忙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妾身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肉。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

夫人受難。是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将軍若不乘此馬。此子亦失矣。妾已重傷。死何惜哉。望将軍速抱此子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喊聲又近。兵又来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将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在将軍身上。妾身委實不去也。休得兩悞。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大喝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来也。糜

氏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墻而掩之。後来子龍不得入武臣廟與子胥把門盖因嚇喝主母以致喪命亦是不忠也後来史官有詩讚糜夫人曰

賢哉糜氏。内助劉君。言詞無失。進退有倫。
心如金石。志似松筠。身雖歸土。名不沾塵。
千載之後。配湘夫人

趙雲堆土墻而掩之。解開勒甲條。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而囑曰。我呼汝名。可應

言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圍住土墻。雲乃拍馬挺鎗。殺出墻外。攔路者。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迎。交馬不及兩合。一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攔路。爲首一員大將。旗號明白。迺河間張郃。趙雲更不答話。來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赶來。趙雲連馬和人顛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

滚起。那匹馬一踴而起。後人有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曹兵幾萬重。馬踴

紅光離土窟。將軍懷内抱真龍

人馬踴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来到。後面是馬延張鎧。前面焦觸張南。皆是袁紹手下將。趙雲力戰四將。殺透重圍。馬步軍前後齊擁趙雲。趙雲拔青釭劍亂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

所到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損半毫。真寶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大將軍。橫在征塵中。殺氣到處。亂砍軍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須留名姓。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這員大將。何愁天下不得手。可速傳令。使數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因此子龍得脫

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致也。却說。趙雲身抱後主在懷中。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槊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史官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来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單道幼主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阪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應得顯神威

又詩單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擎王保駕顯功勞。非干後主多洪福。正是將軍武藝高

又詩讚君臣慶會

風雲起處君臣走。驚倒當年曹阿瞞。馬上將軍真猛將。懷中又有蟄龍蟠

又司馬溫公有長阪詞

當陽草。當陽草。點點班班如血掃。借問當時何事因。子龍一戰征旗倒。曹公軍將魂

魄飛。殺入重圍保家小。至今此血尚猶存。

不見英雄空懊惱

林漢泉古風一篇為證

當年玄德走江陵。路次當陽少甲兵。忽被曹瞞驅鐵騎。軍民膽落盡逃生。趙雲獨仗英雄氣。捨命渾如落葉輕。鎗攪垓心蛇動蕩。馬衝陣勢虎飛騰。懷中抱定西川主。紫霧紅光射眼明。斬將奪旗世罕比。擎天保駕功業成。我来少憩長阪下。斑斑莎草血

猶腥。子龍子龍在何處。仰天長嘆三兩聲。

全忠全義真堪羨。永遠標題翰墨青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熱血。汚滿征袍。正行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手下大將。弟兄二人。一箇鍾縉。一箇鍾紳。縉使大斧。紳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趕來。四下喊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纔離龍潭。又值虎窟。未知性命還是如何

張益德據水斷橋

鍾縉。乃河内人也。自幼學儒。後来棄文就武。與夏侯惇做副將。當日攔住子龍。子龍見追兵又至。大喝一聲。逕取鍾縉。縉揮大斧来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縉於馬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紳要報兄讐。持方天戟赶來。馬尾相啣。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内弄影。子龍大怒。撥轉馬。却好兩胸相拍。被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画戟。右手掣出青釭劒。帶盔

連腦削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者盡皆奔回。

趙雲得脫。望長阪坡而來。後面文聘又引軍

赶来。子龍已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鎗

立馬於橋上。子龍大呌曰。益德援我。援者人皆言子

龍求救於益德懦也不然子龍在軍中杀了一日一夜方纔得脫便是鐵人鐵馬到此亦

困矣見自家之人安得不求救也何懦之有

張飛應曰。汝可速行。

吾自當之。那子龍獨行二十餘里。玄德等皆

少憩於樹下。見子龍血染渾身。玄德泣而問

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息未定而言曰。趙

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遂推土墻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凡遇敵軍。與他戰十數番。奪得青釭劍。砍死無數名將軍兵。皆托主公之洪福。幸而得脫。適来公子尚在懷中。此一日袍内無動靜。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幸得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指阿斗而言曰。為汝這孺子。幾手損吾一員大將。子

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史官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内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男擲馬前（此見玄德能用人處）

衆將救起公子皆哭。甘氏暫於林中少歇。尋覔飲食。却說。文聘引一枝軍到長阪橋。撞見張飛。飛取盔掛於馬鞍前。橫鎗立馬於橋上。倒竪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大起。又見樹影裏有精兵來往。文聘勒住

馬。不敢近前。俄尔魏将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瞋目横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亮之計。皆不敢近前。扎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来。却說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盖招飄之勢。白旄黄鉞戈戟旌幢来到。料得是曹操其心生疑。親自来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益德在此。誰敢與吾决一死戰。聲如巨

雷。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益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益德。誰敢與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陣脚那動。飛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霸。驚得肝胆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諸軍衆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孺子。

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退。馬似山崩。自相踏踐者。大半逃命而走。後史官有詩一首讚曰

長板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吼。獨退曹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致使曹兵盡膽寒。當肯因信雲長語。探囊取物不為難

又詩曰

玄德兵危日。將軍獨有功。一聲暴雷響。橋斷兩三虹。漢水西流去。林巒落葉空。不須誇項羽。益德最稱雄

祖龍圖據水斷橋賦

蜀之諸將。惟飛最雄。因據橋而決戰。當斷水以成功。如激電之煌煌。似高虹之凜凜。若乃。擐甲披袍。橫鎗立馬。昂然飄舉。奮然凌雲。兩眼突睛似奔鈴。滿口鑿牙如咬氣

威震四方。名播三國。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阪橋前。若天神之守把。曹操播威名於四海。統千員之將士。驅萬隊之兒郎。劍光爍爛如日華。旗影雜沓於天光。震五岳而虎視。走萬里而鷹揚。時也。攝伏荊州。窮追玄悳。勢扳滄海之龍鬚。力挫丹山之鳳翼。斬勍敵於須臾。護山河如磐石。乃天意之有定。遇蕘人之勁力。虎鬚倒竪。起滿地之風波。環眼圓睜。吐轟天之霹靂。忽見

橋梁顫撼。水波逆流。蛟龍奔騰於海島。魚
鱉踴躍於江洲。千山猛獸。齊縮頸而喪膽。
萬林飛鳥。俱失脚而埋頭。動九重之閶闔。
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皆奔。旗旛盡倒。
擲鎧甲於沙場。棄兵器於野草。先鋒猛將。
失寶劍以鬼飛。護衛雄兵。棄雕鞍而撞腦。
至若。奸雄曹操。狡計萬端。吞諸侯於紫塞。
挾天子於金鑾。畧見威風。頓絨條而回駁
馬。忽聞姓字。墮玉帶以落簪冠。盖因雲長

當時。官渡一語。曹操寫於衣襟。以傳肺腑為勇烈之高明。救孙窮之先主。立功業於三分。播英雄於萬古。此是司馬温公嘆孙窮益德之英雄

却說。曹操聞飛之名。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逃生。聽得背後人馬赶来。驚得魂不附體。張遼許褚赶上。扯住馬前環轡。曹操愴惶失語。張遼曰。量張飛一人。何足懼哉。丞相回軍急整人馬。劉備可擒矣。曹操方纔神色稍回。與張遼許褚再来招集人馬。却說張飛

見曹操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赶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來到橋邊下馬拆斷橋梁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深通兵法汝不合拆橋斷梁操追必至矣張飛曰被吾一喝後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將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若拆之彼必料我無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涉

江漢。可填而過。何懼一橋而不能過耶。彼必追赶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許褚。来探長阪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梁。操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梁。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要過。李典進言曰。只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正行之間。漸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皷聲連

天吶喊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口（今時鄂縣）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赶來。玄德引百餘騎相隨而行。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赶上來張飛趙雲須得回來拒敵。操曰。劉備乃缸中之魚。籠中之虎。不就這裏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挑戰。一齊向前。衆齊吽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近

前去。忽山坡上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頭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當陽長阪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勒住馬便回。叫道又中諸葛亮之計也。曹軍大退。雲長追赶十數里。復回來保護玄德。只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於船中。雲長問玄德

曰。二嫂嫂安在。玄德遂訴當陽之事。離亂困苦。雲長嘆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此時亦為國家惜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也。後來史官裴松之。曾貶剥劉玄德此言非真也

論曰。當時玄德在許昌。曾與董承等同謀。但事泄漏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操。安肯若是同謀誅之乎。雲長果此時勸殺曹操。玄德不肯從者。因恐懼曹操心腹牙爪之

多也。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操雖可
殺。自身亦不能免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
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為雅言。故知以為國
家惜而答雲長者。非本心也。乃飾詞耳
當日。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南上。舟船如蟻
順風揚帆而來。大鳴戰鼓。玄悳失色。與雲長
在倉中視之。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
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
之。乃劉琦也。走過船來。相抱而哭。琦曰。聽得

叔父因被曹操所困。小姪特来接應。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一字兒擺開。劉琦大驚曰。江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不是江東之兵。即是曹操軍也。如之奈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來。孔明曰。自離主公。先着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其料曹操必来追趕。趕則主公必敗。敗則不從江陵

來。斜取漢津矣。特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兵前來接應。玄德大喜。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雖然城廓狹小。可以久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器。為首尾之勢可以抵當。曹軍百萬之衆。共歸江夏。則勢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琦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守住

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而來。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一萬兵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了江陵。星夜提兵。前赴江陵。却說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事務。料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荆州之軍民。出廓投降訖。曹操先使曹仁入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入城。釋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鄧義加為郎中。劉先加為尚書。餘皆封為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

與衆將商議。今劉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權。是滋蔓也。如此當用何計。荀攸進言曰。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取荆州之地。永結盟好。此意雄壯。孫權必驚憂而投降來。其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好。一面寫檄文遣使。一面計點軍馬。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荆陜。東接蘄黃。連絡寨柵三百餘里。煙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

江東孫權。屯兵於柴桑郡。聽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道又取江陵。權集衆將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荆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内阻江陵。有金湯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與彼協心。上下同力。則宜安撫。與

結和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得
奉命吊喪。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
使撫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
從命。如此克諧。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往。恐曹
操先着人去。悔之晚矣。孫權聞之。大喜。即遣
魯子敬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
商議久安之計。孔明曰。今劉琮降曹。一應錢
糧軍馬。皆歸於曹操。操今勢大。急難動搖。不
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為應援。使南北相持。吾

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一風帆。直到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吾則無事矣。若南軍勝。照舊而殺操以取荊州之地。北軍勝。乘勢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甚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之間。人報。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船已傍岸。孔明曰。大

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你等曾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讐。安得通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弔喪。實乃探聽虛實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云只問諸葛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邀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遇。願聞教誨。近知皇叔與曹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

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埜曾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夏口。委不知其實。肅曰。每有人渡江。說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操魂亡膽碎。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始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與肅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子瑜孔明兄也又聞先生才德。無緣拜會。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

事也。孔明曰。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人耶。孔明曰雖吳臣不是久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雄歸附之者。雲屯霧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武俱備。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共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曰。亮知使君

又少心腹。孫將軍自来無舊。恐虛費脣舌也。肅曰。賢公之兄。為江東參謀官。望公既久。曾肅不才。願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悳許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相會。孔明魯肅。別玄德劉琦上船。望柴桑郡來。此去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箇舌辯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常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而問曰。子敬荊州體探事情若

何。肅曰。未知虛實。權曰。所幹何事。肅曰。別有
商議。權將曹操檄文以示肅。曰
操。近承帝命。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
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大兵百萬。上
將千員。欲與將軍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
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再期。早宜回報
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
昭曰。曹操虎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
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

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艨艟鬬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其勢如山岳。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沉吟不語。張昭等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專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

降曹耳。如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也。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爲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政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爲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全之計。其意須要

已定。曹操斬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勢太難與以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軍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主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非卧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

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機而變。不悞於公。魯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般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教肅引領從頭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見孔明飄飄然有出世之表。昂昂然有淩雲之志。張昭等料孔明來下說東吳。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歸於隆中。躬耕隴畝。以樂天真。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

仲樂敎。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言語抵我。遂應答之。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荊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的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吾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獻國投降。

致使曹操得其猖獗。令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毅。愚自幼酷視春秋深慕二公之為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傑也。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行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從而

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振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興利除害。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守城池。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之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跡之士。皆拭目而待。拂高天之雲翳。仰日

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何其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恠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

豈羣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為邦百季。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病疾之極。當以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為難矣。以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險

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尫羸之極也。夫以兵甲不完。城廓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輩。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樂毅不死。安可及我哉。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常數言豫州不忍棄亂奪人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爲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

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衆。勝負乃常事也。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良謀。且信久事高皇。未常累勝。國家之大計。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妄人耳。坐議立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取笑耶。子布莫怪口直。只這一篇詞論得張昭並無一言。忽於坐間又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

平吞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餘姚人。虞仲翔。虞翻也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軍無紀律。將無謀略。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大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懼。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暴殘之衆耳。退守夏口。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

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曹賊耳。虞翻不能對。坐上又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張儀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臨淮淮陰人。步子山。步騭也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辯之士。不知蘇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璽綬。張儀二次相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兎畏刀避劍之人耳。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

詞。猶豫不決。敢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
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
孔明視之。乃沛郡竹邑。薛敬文（薛綜也）孔明應
聲曰。曹操廼漢賊耳。綜曰。公言差矣。子聞古
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
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以天下禪於禹。
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秦
業以及乎今。天數以終於此。今曹公遂有天
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惟豫州不識天時而

欲爭之。正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鬬虎。安能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吾汝累世食漢室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賊蠹國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祖宗。叨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本。父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眞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

雖挾天子而令諸侯。猶是曹相國曹參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陸績也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坐間懷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論之。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敢伐君也。其後武王伐紂。紂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弒

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為義士。孔子亦稱其德為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臣。君又無過。常有篡圖之心。非逆賊而何。昔漢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洪基四百餘季。至於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勝如曹操萬倍。豈以織席販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共高士言之。豈不自辱乎。坐上一人昂然而出曰。雖吾江東之英俊。被汝詞

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嚴曼才。嚴畯也　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於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耿弇鄧禹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治何經典。豈效書生區區為筆硯之間。論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唇舌乎。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士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

汝南程德樞。程秉也。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上可仰瞻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中可流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之安。立功名於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狀元。而屈身仕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

道哉。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長河之水。衆皆失色。又有吳郡吳人。張溫會稽烏傷人。駱統。二人又欲難問。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才。汝等却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退敵之策。但以口頭之昧各負己能。政事安在。吳侯久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安危。言者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激孫權

來請諸葛亮者何人。適零陵泉陵人也。姓黃名蓋字公覆。昔隨孫堅破山賊。多獲奇功。後隨孫策。累有功勳。見為孫權下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世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着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耶。孔明曰。亮今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

事未畢。不敢謁私。望兄察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敘話。魯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荅半禮。盖爲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孔明謙讓數次。遂坐於側。乃致玄德之意。偷目覷看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教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

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决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有三四人。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紹。平了袁術。收了北番。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馬步水軍一百餘萬。魯肅聽了暗地叫苦却將分付的話不依權曰。莫非詐

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萬。平了袁紹。又得兵四五十萬。中原新召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有一二千。權曰。比公如何。孔明曰。如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肅又暗暗的叫苦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

孔明曰。即令沿江下寨。准備戰船。旌旗蔽空。連絡數百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畧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方。縱有英雄。無所用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兄基業。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障。權問曰。何計為保障。孔明曰。何不從衆謀士議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垂首而不語。孔明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併吞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不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言。古云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此必然之理。明公不早降曹。則江東之地士民俱受塗炭矣。權曰。誠如君之言。劉豫州何不降之耶。孔明曰。田横齊之

壯士尚守義不辱。

昔漢高祖皇帝之時使酈食其說齊王廣酈生曰王知天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齊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立義帝存秦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皆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意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可坐而策也今漢據厫倉塞成皋守白馬拒蜚狐天下後服者先誅之矣齊王納之遂遣使與漢平乃能歷下守戰備日與生縱酒為樂此時韓信欲要加兵聞酈生已下齊城遂欲罷兵辯士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一使而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之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韓信然之遂引兵渡河襲破齊城齊王以酈生為賣己乃烹之信斬其將擄齊

王田廣田橫自立為王灌嬰擊走之齊地悉平田田橫走海島漢帝累詔不降漢帝恐其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走洛陽未至三十里自刎而死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塚傍皆自下從之漢高聞之大驚又聞其餘五百戰士在海中使人召之至則聞橫死皆扯旗薤體為孝作薤露歌於墓側遂皆自刎而死胡曾先生有詩曰古墓崔嵬約路岐歌傳薤露到今時也知不去朝皇屋秪為曾烹酈食其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肯服於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色。而起身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權既怒入

後堂。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
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而入。先生之言極甚
相藐多矣。孔明仰面而笑曰。何如此不能容
物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下問於我。吾何
言之。肅曰。果有良策。肅當令主公請教。孔明
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亮舉手。
則皆爲虀粉矣。肅聞此言。便入後堂。見權。權
怒氣不退。顧與肅曰。令汝渡江。只道帶一箇
好人來助吾。豈知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

以此責孔明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操之榮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悞大事慌忙整衣而出請孔明曰適來權小見怒發冒瀆嚴威幸乞恕罪孔明亦謝罪曰適間亮言語冒犯乞賜寛恕遂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孤與豫州

尚存耳。孤不能保全吳地。以十萬之衆而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則。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極多矣。關雲長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正是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魯縞是輕絹）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因兵勢逼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用
武將。統兵數萬與劉豫州同力。破曹軍必矣。
曹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可得。吳地無患
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喜。
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决。再不復議。
即日起兵共滅曹操。令魯肅傳令遍告文武
官員。就送孔明於館舍安歇。張昭得知孫權
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急入見權。
昭曰。某等聞主公興兵與曹公爭鋒。主公自

思此袁紹如何。權不答。昭又曰。曹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足食足兵。威名大振。焉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負薪救火也。顧雍曰。劉備數敗。與曹公有讐。故相伐之。江東自來無寃。安有吞併之意乎。休信孔明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權亦不答。起身入後堂。魯肅見張昭等一班兒出。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纔張子布等又諫

主公休要興兵。是要投降於曹操。文官皆欲降者。有嬌妻嫩子。大厦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爲主公死也。孫權曰。你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持疑。必被衆人悞矣。肅退出外面。武將有要戰的。文官有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説孫權在後堂。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呉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要戰

者。欲待戰来又恐寡不及衆。欲待降来。恐操不容。故猶豫不决。吳夫人嘆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夙夜不能忘。仲謀何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畢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决問張昭。外事不决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即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来

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在漢上。星夜歸到紫桑。舡已到岸。飛報將來會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胷中自有主張。兄可引孔明來相見。爲牽。會肅上馬去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顧雍張紘步隲四人來相探。瑜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衆。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

於吳。雖有相吞之意。終不曾見其形跡。昭等力請吳侯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子敬從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為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挑之。吳侯予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江東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乃公之陰騭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

報曰。有程普黄蓋韓當等二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客。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基創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恥笑乎。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興兵。吾等愿效死戰。周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黄蓋

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寧斷。誓不降

操。韓當等齊應之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

曹操决戰。誰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

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闞澤。呂範。朱治

等二班文官相探。瑜請入。各敘禮畢。諸葛瑾

曰。聞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共結好破

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為使。瑾不敢多

言。專等都督来决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

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吾自

有主張。来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
曰。呂蒙。甘寧等。一班兒相見。瑜請入。所說此
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
多言。来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不止。命
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
出中門相等。迎孔明至客位。叙禮罷。分賓主
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衆南侵。呉主不能
決。一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令曹
公興兵。以天子為名。師不可拒。勢不可遏。戰

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𠛬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託付將軍。欲保全國家。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音梨大禍必主怨於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侵江東也。二人爭辯。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咲之

耶。孔明徐徐答曰。亮不笑别。咲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咲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吾。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者。真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曹滅。天下亦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也。強為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

者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備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二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衆。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那二人今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林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如此之輕。足稱曹操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

隆中時。有北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工畢。曹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橋公有二女。長曰大橋。次曰小橋。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撍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為帝王。掃平四海。二愿得江東二橋置於銅雀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橋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

操得。稱心滿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周瑜曰。有何驗證。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誓娶二橋。瑜曰。記否。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即朗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

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列雙臺於左右兮。玉龍與金鳳。挾二橋於東南兮。若長空之蝃蝀。音帝東 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忻羣材之来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既立兮。家願得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

揚。翼佐我皇家兮。寍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旗以遨遊兮。週鸞駕而周彰。思化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而止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雖民間之女。大橋是

討虜將軍孫伯符主婦。小橋乃吾之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矣。孔明曰。事要三思。莫令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降曹之理也。適來此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這是孔明能處後史官單道激

孫權說周瑜。詩曰

口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運機籌。高談善動周公瑾。雄辯能驚孫仲謀。立志便分三國定。鏖兵應為二橋羞。孔明當日心無量。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興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操。未知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矦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隲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盖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劒珮鏘鏘侍立兩邊孫權敎請周公瑾議事少時魯肅入報周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屯漢

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與周瑜。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爲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先生降者。願聞其意。昭荅曰。曹操豺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拒

曹者長江也今操艨艟鬬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懦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荅曰操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東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横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曹操自送死耳豈可降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

韓遂為操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料草。三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也。此數者皆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廢漢而自立久矣。先圖二袁劉表呂布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今與老賊誓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

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劒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劒授付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賛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此劒誅之。瑜受了劒。對衆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率衆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遲違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訖。辭了孫權便起。衆文武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

處。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討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不穩。怯曹兵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而大事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即往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焉。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能敵衆。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為此。遂來開解主

公耳。主公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義。甚無畏也。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所得表衆亦及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足以制之。願主公勿慮焉。權撫周瑜臂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

已選三萬人。船筏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操賊共决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孤疑耳。周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吾一頭也。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遂令人請魯肅連夜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乃萬人之恥笑耳。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瑜曰。此

人助劉備。必為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極善。至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諸將聽令。程普年長。舊為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咨代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在許昌也。暴兵于漢上。吾今奉命弔民伐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得一槩動擾。賞

勞罰罪並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兼管本部大小戰船五百隻。目下便行。前到三江口下定水寨。別聽將命。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第四隊。陸遜董襲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剋期取齊。號令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日論

大事如此。真將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章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弟兄朝暮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吾待回報。子瑜先生不可棄卻也。瑾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聽命。即時離營上馬。逕到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

驛舍。哭拜。各訴暌違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殷湯所封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叔齊乃謚號也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說我也。遂荅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

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為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為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為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為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

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回荅。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旣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自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用何計能伏孔明。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三江戰曹操

周瑜思忖。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往辭孫權。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繼

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明忻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上水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擺布已定。周瑜在於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迴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於中軍帳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昔曹兵少。紹兵衆。兩軍相拒於白馬官渡之時。操以何計破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

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此事。見說我不動。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因此一戰以成功。瑜大喜曰。先生之言極是。今操兵八十三萬。予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令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聚鐵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知。彼皆各為主人之事。有勞先生率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此行勿悞。孔明

忻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衆官皆散。獨魯肅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忍。以言釣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咲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蹟不成。非比江東諸公周郎。輩一能耳。肅曰。吾與周郎誰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說周郎。公等

於平陸。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堪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瑜大怒。何欺我只能水戰也。不用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軍直往聚鐵山斷糧道如何。肅以言回報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公殺吾耳。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生快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

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
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爲幸。
魯肅以言回報周瑜。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
識果勝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吾必被他算
矣。肅曰。目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爲重。
瑜然之。卻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琦守江夏。
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
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盡把江
夏之兵屯於樊口住扎。令人登高望之。回報

曰。南岸盡是東吳家戰船。北岸隱隱煙火不絕。乃青州徐州之兵。玄德聚衆言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裏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麋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麋竺曰。當應機處變。竺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劉豫州使麋竺至。慰勞將軍。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就待麋竺。竺告瑜曰。孔明來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見孔

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吾欲親往見玄德而會。爭奈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面告。且孔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患。吾非為一已之私。實為國家也。魯肅勸之不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擲盞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

到樊口寨中。来見玄德。將周瑜欲待會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舡一隻。只令便行。雲長諫曰。吾疑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託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

十餘人。飛奔棹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艨艟鬬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哂曰。此人命休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接。而入帳中。敘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俊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

却說孔明偶来江邊。見說玄德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肅與孔明乃携手而入。偷目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密排壁衣。孔明思之。吾主休矣。回視玄德。談笑自若。看玄德背後。一人按劒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王無危矣。料周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船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

向日斬顔良文醜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滿臂。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耳。玄德曰。安可敵曹操八十三萬大軍也。瑜哭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三萬人。足可以用。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慚而謝之。忽見魯肅入。玄德曰。子敬可請孔明說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恐而謝。雲長目之。玄德會其意。乃辭瑜曰。備

暫告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拜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曰。若何。孔明曰。若某雖居虎口。安然如泰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教子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有悞。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

船。行不數里。上流處放下五六十隻船来。玄德慌忙看時。船頭上一人。乃張飛也。恐怕哥哥有失。特来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将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来害我也。肅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喝斬使者。肅曰。兩國爭戰。不斬来使。瑜曰。斬使以示威也。将

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賊必興兵矣。當日撥放。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聽得周瑜斬了他使人。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瑁張允。一班兒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到三江口。南船已擺開。旗旛中一員大將。坐在船

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决戰者。即上船來。蔡瑁大怒。便喚弟蔡璜前進。鼓譟吶喊。璜大呼曰。吾乃大將蔡璜也。甘寧執箭扣滿弓。望蔡璜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左邊蔣欽。右邊韓當。直撞入北軍隊中。來捉曹操。未知曹操性命如何

羣英會瑜智蔣幹

却說。甘寧一箭射死蔡璜。三路戰船。縱橫於

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似飛蝗。砲石如雨。韓蔣二將。見後軍船盡是青徐之兵。素不曾習水戰。大江水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安能奮武揚威。於是甘寧催兩路船。殺透後軍。周瑜又催船助戰。從巳時至未時。北軍都退。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周瑜雖精於水戰便利。惟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使北軍盡回。青徐兵不諳水戰者。溺死極多。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

少。你如何反敗。是汝等不用心耳。且免汝一番。後再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柰有多半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慌。如今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水軍在外。每日教習。水軍精熟。方可用之。操曰。你既是水軍都督。取便區處而行。何必稟我。張蔡二人自去訓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以為城廓。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照得天心水面。上下通

紅。旱寨三百餘里。烟火不絕。搬糧運草。車仗相接。曉夜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一面差人郭吴侯。以甘寧為第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賞賜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邊一片通紅。火光接連天地。瑜問之。左右荅曰。此是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當夜收拾一隻樓子船。即戰船吾親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有曾爾黃盖等八員將。皆帶強兵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為幔。排列二十餘人。上帶

鼓樂。迤運前進至操寨邊日當卓午瑜命下了矴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曰原久居江東請習水利將士吾何計先收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瑜在船上飲酒看玩水寨時曹軍看見慌報曹操操教縱船擒捉周瑜瑜見旗號從水寨中起急教收起矴石兩邊四下都一齊輪轉櫓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軍水寨中

船出。南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急回報曹操。操言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令被他滌閩吾寨栅。吾用何計破之。言未畢。忽於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囪交契。如親昆仲。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左說此人来降。共擒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為曹操帳下幕賓。操問曰。先生果與周公瑾交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何物將去。幹

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綸巾布袍。駕一隻扁舟。逕到瑜寨中。命報覆云。故人蔣幹。特來相訪。周瑜正在寨中議事。忽報蔣幹至。瑜笑謂衆將曰。說客至矣。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瑜步行。遠遠迎接蔣幹。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教從者擺列於兩下。瑜慌忙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

恙。瑜應聲荅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生受為曹操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別久矣。近知威鎮江東。名揚華夏。故來敘舊以觀其志。何疑吾作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也。幹曰。足下視人如此。吾告退。瑜笑而撫其臂曰。吾但嫌兄與曹氏作說客。既無此心。何去速也。遂入帳上。敘禮畢。坐定。令左右請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少時。面前設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

武將各穿錦繡之衣帳下小將盡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巳畢就教列於兩傍而坐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諸將曰此是吾同窓友兄也雖從江北到此却非是曹操家說客衆等勿疑遂喚子義曰（子義太史慈之字也）可佩吾劒作明甫今日置酒但敘舊日交情耳如有但題曹操并東吳軍旅之事者可立斬之太史慈軒昂應諾按劒坐於席上蔣幹聞之如坐針氊周瑜曰吾自領軍以来

點酒不飲今日見了心腹故友又無疑忌當飲一醉吾兄開懷座上觥籌交錯但是一箇起來把盞必須誇其才能周瑜大笑而暢飲酒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瑜左右軍士皆全粧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頗雄壯否幹曰虎狼之兵也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積如山瑜曰吾之糧食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大笑引幹看營中軍器鞍馬瑜佯醉大咲曰想周瑜與

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矣。幹曰。以賢弟高才。實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更生。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吾鐵石之心也。況今時章句腐儒。欲一面之詞。等閑難說我耶。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心似刀錐。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曰。此皆江左之豪傑。今日此會。

羣英會耳。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劒作歌。衆拍手而和之。歌曰

大丈夫處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業成。王業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兮。吾將醉。吾將醉兮。舞霜鋒

歌罷慷慨。滿坐盡歡。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不勝酒力矣。瑜扶幹臂曰。日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佯推大醉。同幹入帳共寢。瑜衣不能解帶。嘔吐

狼籍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着。竊聽之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觀帳內卓上。一堆文書。幹偷視之。皆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允蔡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某等降操。非圖仕祿。皆勢迫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謹此敬覆。希

冀照察

幹思曰。原来蔡瑁張允。結連東吳。将書暗藏於衣内。忽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内含糊曰。子翼公。我數日之内。教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强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頭。及幹問之。瑜又推睡着。幹伏在床上。看看四更。只聽的有一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故做夢中忽覺之意。乃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荅曰。都督請子翼共寢。何謂不知。瑜懊悔曰。吾自来不曾飲醉。昨日醉後失

事。不知說甚言語否。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却推睡着。瑜潛出帳。幹亦竊聽之。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刻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睡。幹尋思。周瑜是箇有精神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泄漏。睡到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又推睡着。幹戴上巾帽。潛步出帳去。喚了小童。逕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

悞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奔江北岸。來見曹操。操問先生幹事若何。幹曰。周瑜心如鐵石。不可說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被東吳之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恐走透消息。即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曰。進兵如何。瑁曰。軍練未熟。不敢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首級獻於周郎矣。張蔡二人不

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喝令武士擒獲斬之。須臾獻頭堦下。衆皆入問其故。操方省悟。吾中計矣。（雖是中了計操不肯認錯）乃與衆將曰。此二人怠慢軍法。遷延日久。吾故斬之。衆皆嗟吁不已而出。曹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諸將皆不更換。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畧施小計。盡以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乎。瑜曰。吾料諸

將不知其計。獨有諸葛亮。勝如吾見。想此謀

亦不可瞞也。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

知。便當回報。肅来釣孔明。還是如何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九 終